



墨物齋
氏書倉
寫本司



空齋
文集十
卷

光緒乙巳
和朱氏刊

司空表聖文集序

一鳴集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文墨之技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
 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
 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摭拾詩筆殘缺
 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
 迹先大夫所著家諜照乘傳及補亡舅名權四歲能諷
 誦其舅水輪陳
 君賦十六卷劉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
 氏洞史三十卷劉別編次云有唐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
 纓亭記

羣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書

第一卷錄

與河中書司空
與圖畫表
聖

第一卷錄

與圖畫表

雜著

第二卷錄

銘秦坑

紀恩門宣城遺事

辯楚刑

容成侯傳書

移雨神公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鷺

鷺

第二卷

書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題休休亭

山居記

注愍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與李去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送州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答孫卻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竇烈婦傳

第五卷

碑上

文中子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王公生祠碑

盧公神道碑

第六卷

碑下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功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經一廬宋氏贈餘筆書

釋怨詩集卷之八 春秋賦

情賦詩集卷之八 連珠

司空表聖詩賦集目錄畢

第九卷

雜著

温州仙巖寺碑銘 三賢贊

觀音贊頌數 李翰林寫真贊

香巖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贊 地藏贊會齋文

化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暑

雜著

壽星集述詞 擢英集述詞

觀音懺文詞 迎修十會齋文

雲臺三官堂文 十會齋文

注愍征賦述 障車文真贊

成均諷詩 三賢贊

雜著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畢

成化九年八月朔旦

汝南黃表志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雜著

將儒

紀恩門宣城遺事

容成侯傳

議華夷

天用

說薦

將儒

一鳴集

銘秦坑

辯楚刑

移雨神

上譙公書

與王駕評詩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勸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己之任以寄於人亦由資眾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闢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於治哉嗟乎後之為儒其力寢羸矣簡固以自持窘默而多智所以任之於己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之仁義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為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於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妄於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覆儒讐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五十年 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尙書按

察宣歙池三郡既卽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爲冬

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在池州公遣將孟琢疾

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卻會其黨繼至聲言扣

壁實欲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儵進扼青陽路儵

固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誠之邀險無得輕進

儵固去會謀者言寇少將遁儵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既

而越險賊遽至軍遂委而逸間三日馳歸以敗告公數

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

賊故青弋江得恣爲備青弋在江西南東陵也人心不搖矣公前命

甯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

凶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公宴勞加禮

且諭之曰盜匿情詐吾盡得之矣緩則虛以自張急則

給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

綴則攘臂而東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

勢自衄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

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遽死之

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尙四五千傷痛之聲與塵埃相

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

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

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
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既踰月中貴人沮撓
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者既不
克勝而且俯食於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纂天下
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
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
里舍毆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置杖殺軍愕
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具儲蓄繕完
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為時聳服而實特
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得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捍
境蔽鄰不涸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嘗冀跡門下

星

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耳愚嘗冀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鑿之不勝耳

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下子故連刑之無怨王亦卒受

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必嗜賢

之心達於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為怨

必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於世也可幾矣不猶愈於易

其知而嫉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

楚無嗜寶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實士豈受辱必

待

而絕愧哉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
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尙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
易其服色必以精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
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
之召見嘉其鑿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屬之厯試臺閣
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
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待
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于上以爲背
而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
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
其規益復急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

廬

四

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
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
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旣
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已化服于祝融氏得薦
于上能彊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
握蓋其術亦規摹于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憚息自廢
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
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尙亦以
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唯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
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難矣哉而不守矩矱歸而不可為也。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去聲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羶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星

五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必曰固於德剛而簡謀必曰弭於威是皆不足扼阨危之機也必濟德於謀濟謀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噴耳援據滋惑不能中今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者杜司徒之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邊不謂不馳騁於古今成敗之際也唯賈僕射耽并包華夷繇絡山川披圖摘要繁而不瘠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當置遠荒於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於紀述者或關防戰而不守或控制議而不行或倉廩棄而不保利

害之要可見於斯愚是以翫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得不慮哉

上譙公書

再拜愚伏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指笑率爲狂愚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之耶某跡拘世累而業久於山援古勘今思有所發者蓋竊惟近朝據重位而勇蹈功名之利恥天下有遺才直吾相國也又敢求吾相國之心所以未忍棄生民之望者固非濡濡於富貴豈不以常持大柄事或阻心且復弛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抃有以企天下之福矣雖在於至愚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當有得賢之盛將尤以惜夫自持既嘗獨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問則黨附之嫌或興而專美之道可隘耳請陳其說夫用人也固得矣亦在知失之不足蓋爲明則僞者懲而實者勸且無傷於愛士處事也固濟矣又知謀之不必自我出爲知則聽日廣而神明不勞且無傷於好謀是道也蓋賢哲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懷至公自無愧古然後文尙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虞前年已蜀相抑簡誕以捐空峻規程而括實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此皆相公夙自貶於沈實而小子雖吃悸不能面發願激揚於片詞耳非爲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鈞奇而售跡者旣多以分蹇動無所合且實必俟臨機方見其萬

一非敢率易併黷尊威干犯之誅則不復自同輕薄子
以爲疑懼俟命再拜

天用

材軼而驚捷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已之納得以自任
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稟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
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
給雖川后嶽靈孰敢撓其所守哉嗚呼時乎時乎蓋賢
哲之所宜稟唯用天之用然後功雖約而濟物博

齊王與王駕評詩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卽醫而靳其

壘

七

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
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
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
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肆於李杜極矣
右丞蘇州趣味澄寔若清沉之貫達大十數公抑又
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
各有勝會閩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
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
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
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
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

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說鷲

鷲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寢始就而拙者遽巢其閒巧者繼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童穉亦以為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辨之不早辨耳噫彼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哉為拙者所沮人尙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此乃繫於所擇先後耳可不惜哉可不戒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鷲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世以鷲代鷲鷲代鷲且鷲不肖始可不戒哉

不肖之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工豈能自固其室已哉為拙者所沮人尙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其間巧者繼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童穉亦以為恨里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辨之不早辨耳噫彼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哉為拙者所沮人尙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于

鷲

鷲

鷲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題休休亭

山居記

注懲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壘

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滄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澂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蚤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光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繆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

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
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
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悲得
於喪亂則有驕驩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
魍魎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幢幽
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
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
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草溲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
連村暗黃
花入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
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
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涸亦未廢作者

臺

二

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
又得劔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
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
照落花上句故國春歸未有
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日日敲午又明
年上句甲子今重
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
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
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
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

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尙。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于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或偏說。以蓋其全工。

壘

三

題休休亭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空氏禎貽溪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歲稔人安。旣歸葺于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謂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毫而曠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情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尙慮多難不能自信。旣而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闔頑。謂吾曰。吾嘗爲汝之師也。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

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國家矣復何求哉天祐癸亥秋七月記

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活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苦莫

山居記 中條

中條蹴蒲津東顧距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於眉宇之間故五峰巔然爲其冠珥是溪蔚然涵其濃英之氣左右函絡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因爲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于厥躬乃像刻大悲■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最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窗旦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竒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閒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其

上方之亭曰覽昭懸瀑之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栖
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於鄉里不侵不侮處於山林物
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覩醉容訪陳跡
者非今茲誓願之證哉久於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啟
三年丁未歲記

注懲征賦後述

武宣之閒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
能振拔后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伙
助執事者而盧君尙以讒瑣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
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正林鼓溟漲不能快其
咆哮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

壘

五

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意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
日月沒於晷刻之閒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
黜而能以懲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
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自聖智下
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
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悻繆者何翅於此耶愚
前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方外之
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擢英引以雪詞人
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英之氣是或有智謀
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
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家國之患矣然則據

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
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
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
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
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
道哉陳太正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
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擊獸不革其暴麟不足
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
子甘逞於權豪嗷嗷以至於大亂哉惟據正而能屈己者

壘

上六

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
怨而使其閒宋人有得玉於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
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
於吾土而價張於吾讐是欺吾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
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孤虛者之讐嫉也吾子之才
固奇矣乃以所贄寘於吾懷是玉者未適於市而噪者
已盈于門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于司
空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速得志于時矣舍是無他術
也所貺益腆不敢發押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自西北趣大河蓋同源于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合耳故其水皆渾而悍暴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爲膏壤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皆厚水勢益仰去故治之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關畿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儻徒賦役躬親率勵得健吏于珏授以成規亦旣集事而中作雨甚川壑會流雷風蹴雨而鼓之益肆狂齧雖有力者堅百仞之阜互爲其防亦不能禦勢明矣必俟志誠克敷旁資感效耳公晨往河壩跪陳牢醴旣以陰雲潰穴功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折而東皆善導而徒令邑交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中外以爲國慶時國家兵役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汴至于河潼之交百敖皆刳人無所仰視之者雖已鼎食亦若銜餒而還農饑卒怠何以振其威力哉關中不涸之轍必本是堰公果成之以明大計雖旋亦決敗而功緒足道後人以七年秋愚自滿獲展贄見之禮出次近坳備得其事因著于篇以彰勤濟之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某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跡慙企不暇則又環顧塵蔑自知不足爲天下之贅也

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然丈夫志業引之猶恐自
踧誠不敢以此爲憚故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
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壯心未決俛仰人羣
今遇先生俾僕得以盡論願修本討源然後次第及於濟
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弊也賴聖人先其極而
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風益澆視之而不知其弊矯之
而不知其變質文莫辨法制失中侮儒必區泥儒必削
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旣不足以鎮之而又激時
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蓋極懲馬融胡廣之流故李膺
摯而峻誠何晏桓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之而不和
滯之而不■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浮黨見嫉以至於家

臺

八

國皆瘁不寤也悲夫故愚以爲今欲應時之病卽莫若
尙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讐已樹政之
基莫若尙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怠之以陷人
舍此二者伊周不能爲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問於愚
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所竟而不自
窘以罪時焉噫有必不能辦之於言者有之矣未有無
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治我是而
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閒量
可爲而爲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爲而不忘亦足以信
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
於水火可皆救之斯幸矣不可皆拯則將竭力救其一

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賢審其有心
然后編次第之說再拜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九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夫主以質於時賢審其有心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一鳴集

雜著

疑經

復陳君後書

月下留丹竈

書屏記

疑經

經曰

魯耶

可矣

之人

否莫

人爲

天子

諸侯

悔恡

也必

儻以

其中

自求

何子

曰來疑經之也不然其疑經後述之疑經不爾

其中復陳君後書與極浦書求金昂貴乎

謂以月下留丹竈不曰不與臺丞書贈黃金木鑑

也心書屏記其辭命誤昌不書曰天王封某貢金

疑經其疑經王命也王祭亦不封矣必非聖人之文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

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

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

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

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

人爲魯不爲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

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

諸侯而欲垂誠即書于周史可矣若書于諸侯之史是

悔恡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

也必曰王人責其稽命則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

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

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

絕向求金是使乎私

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寫之誤焉不爾

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舍是而譏訶皆小小者爾

聖

一

疑經後述

一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已而已未嘗摭拾前賢之
謬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常得柳子厚封建論
以爲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菴之辯意其多
於救時今夏縣郃自淮陽緘所著新文而至思雅以孫
文不尙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小年論又聳然加敬鍾陵
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贈
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乃有詆經之
說亦疑經文誤耳蓋急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
陳君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旣以疑經爲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
援穀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
所復云云非不知也且夫爲之求則固當偕受其譏矣
雖然舅姑之疾且餒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贏其聲
求哀於一飯豈忍誚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苟
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
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
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有
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
聲軒車駐晚程卽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

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忤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仁歸山後看花滿眼淚迴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月下留丹竈

有序

詩題五字乃真仙之詞也邵陽某縣人或聞其山竈異齋禱積稔果有蹈空而至者涉筆附楹久之乃罷去既而熟視本文則字皆隱起成列矣某年中廉帥上聞且命鑱其逸跡藏於郡廨其後爲刺史李岫所得今傳於

臺

三

孫君豈精契之所感致耶光啟三年秋八月旣望愚獲覩於王官別業噫跡雖顯奇道必體正故爲物怪之所中者見之莫不洗然欲蓋其事目擊可數也吾知挾邪佞以冒進者亦當膽慄自廢豈俟圖鼎燃犀而後辨奸妖之詭態哉綴之全篇以志誠敬且期自警泗水司空氏記

月下留丹竈壇邊樹羽衣異香人不覺殘夜鶴分飛朝會初元盛蓬瀛舊侶稀瑤函眞跡在妖魅敢揚威

與臺丞書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于都邑之鄙其鄰叟有善藝卉木者或從之鬻于都下未嘗不亟售而返人謂之

曰里市所貨皆資生之所闕尙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者今叟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驚何哉叟曰鬻植之道雖本於天時亦且診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則所翫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實矣彼或以勁正自處所植必慕賢良吾皆揣之各衒其所欲焉有曝滯之患哉今閣下前爲小宗伯實振惟公之舉庶不孤吾道矣況憲府僚屬繫本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慎擇也會昌中杜牧之爲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獨斂板而前言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薦邢羣焉今有邢賁者乃羣之猶子雅志貞獨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爲亦足觀其所志愚以是輒有里叟之說蓋待吾憲丞不

臺

四

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于其人則未有不堅于著效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賢者之輕而舍諸亦非敢以爲恥又有王駕者勳休之後于詩頗工于道頗固但其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珍耳所與論詩一首亦輒緘獻其他當俟閣下操人柄救時艱而後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者達于執事庶不驅之讐敵也再拜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閒先大夫初

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記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乃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贖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鏑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衡涕撰錄謹記

臺

五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凡四十二回入書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凡四十二回入書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雜著二

百獸送草書僧歸越

靈空答孫邵書

段章傳

寶烈婦傳

華夷圖

令藥合送草書僧歸越

其橐焚棄札牘之類

不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

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僮

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

矧踵門而勤請者耶

學無不至故逸跡道勁之外亦恣為謂詩以導江湖沈

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

今繫名內殿且為歸榮足以光於遠矣

勝遊之最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華絕麟集述

寶烈婦傳

駕在石門年秋八月愚自關畿竄浙上所著詩累千

首題于屋壁且入前集壬戌春復自擅山至此目敗疴

作火土二曜叶力攻陵可知矣冒沒已多幸無大愧固

非齋恨而有作也尙慮道魁釋酋見之慊然于我者蓋

此集雜言實病于負氣亦猶小星將墜則芒燄驟作且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撐霆裂月挾之而其肆其憤固不能自戢耳今之云云況恃白首無復顧藉然後知賢英能咯出肺肝以示千載亦當不免斯累豈遽咄咄耶知非子述

孫君足下

孫君足下所貺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于吾道必欲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于退者皆曰吾之必誠也今愚獨以爲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足下詳其旨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于胸中及不誠而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審己孰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彼一飯之馨或請濟于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材將與之共拯其可沾虛而自集耶且自古賢達用舍之際當俟至公物情而後天意可見雖宰執大臣之推心亦不能察天下拒我之意也況足下一布衣其可獨私于我哉書曰龜從筮從則人亦不違天矣足下所示勤勤如此而取舍之閒果致失墜是非有物亦欲沮之耶始吾自視固缺薄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非鯁儒之所克辨也愚雖不佞亦爲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不行

賁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其所爲者或奮而不顧彼匹夫匹婦亦可爲之孟子所謂非不能也足下粹於道義耳其閒亦有未盡於僕者勿多譚再拜

段章傳

段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備爲馭者亦無異於他備也夏歸蒲久之力不足以賙給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係虜而來未能自脫然願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

書

三

主張將軍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於溝轍中矣愚誓不以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卽別去愚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得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鄂縣

贊曰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禍亂之作必廝役者乃能脫事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役吾待以常備耳及濱於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安知他日吾屬報其所奉果致不愧於爾曹耶乃志於篇期以自警云

華夷圖

辯於微而能制之者勢也審乎要而能備之者險也勢

所以決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生亦亡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究天人之際而不肖者更口文自喜不能屈己以救時他日雖苟行亦不可追已失之機矣苟危極而變當寄之後生者耳煨燼所殘尙存賈僕射耽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可知以是懇懇未能默已千載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氏寮鶴亭記

竇烈婦傳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

醫

四

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醫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日記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者皆賴之豈徒炫于視聽哉愚以爲知言者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至憂患尙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无悔者也豈化漸之有自耶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鬻介之族著於方志焉王官谷司空氏曰禎貽溪其巖瀑尤為隋東愚嘗派貯於庭欲資涵泳之玩或致於他所亦不更夕輒暴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則鄰之佛者遽至言石竇泉隙魚皆充物愚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久於是溪雖才嗇而命弛然撫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於方將耳而愚尚以為愧也且為羈涉歲而後魚集於故山之泉彼能達吾之心宅幽而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惑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保退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五

我故為全吾道而保退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而幽苦而吾人於是樂也

不更及聽暴夫而爭辨

而東愚嘗派貯於庭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

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鬻

介之族著於方志焉

王官谷司空氏曰禎貽

溪其巖瀑尤為隋東愚

魚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碑上

文中文子碑

王公河中生祠碑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臺

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辰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實爲貞觀休明之基

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渥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于齊齊之始祖以姬周克享于仁乃佐文武定天下弛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大義匡奉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滋盛矣及拓拔陷幽冀之域土人之整飭官姻不失其舊者推于州黨所爲甲門高齊恩通公爲黃門遠公八世祖曾祖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歷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大濟之強學發爲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

以爲傑出雖文場迂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爲主試者所強舉子未效其業于主司則踵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籍以待制名臣亦以得人爲賀皆爲儒風隆替當繫于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爲輕重御史丞將選僚屬遞相告約纔及升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不撓遷司勳郎中時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綏之未更歲再入爲某曹郎選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內外制之任征伐約束飲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輕則才以勢軋兼而不忤乃屬于公拜某官知制誥每涉委簾則同列聳眙宰相詳議大政亦俟入直乃行前後六年編錄盈筭實一時典則也丁內憂哀毀逾禮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蒞是邦或出禁侶畏內臣護軍劉重美黨類豪侈傲視廉使橐奸贖貨得以自專及公至鎮待之有制重美雖漸斂束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之甚者面數以挫其鋒氣卒

俛首受教權不外奪人自蘇息矣遇江嶺宿兵邊戍乏食滑州軍奮臂標迴開折天旅及驟至牆下吏士慄縮皆請閉關拒守公曰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因而撫之冀其返善若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蜂潰矣廷議力未能制且當遏其所歸奈何及開門具餼勞召主將親諭之果遽感悟而東逮出境人無懼其患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惠愛廉平猶可徵諸故老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羣輩之噪聚勢門欲以浮論籠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洎入貢署纔引明經則美稱已譁於外遇大駕南幸乃中

臺

三

輟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于幕吏司空被疾浹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行迂滯尙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史丞兼左丞東拔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徒步扈從于寶雞至褒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戶部尙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後百姓逃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岵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議以爲蕭何大勳實非公不濟上每斂容優異許以入輔者數矣公堅讓乞退至京尙以檢校司空太常卿疇庸遷尙書右僕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于時苟訾失實則受制羣黨驅之仇敵反爲國病矣公謂軌律在已足以正人

未嘗惑愛憎之言遽出升黜而尤者自去明恕亦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哉累授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諡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于昭幽俾爲善者不悔耳公孝于家勤于國宜于人旣如是而報應又如此果使後之追企者唯恐不逮以邀福于神明然則善人之化于人雖沒世而彌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蓋感致之效當究其源耳初公旣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諸弟且命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師稟就其所業及公中第卽又孜孜指

墓

四

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于顯地祿養之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兄弟至于邦家公宜與聖人之徒互百代而合契美哉公介弟尙書公紹尤檢剋亦能率其子弟俾幼無違者仲弟治考功郎中季弟沈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蓋雅族積祐有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于緱氏某鄉某里禮也夫人姑臧郡君李氏柔順明淑叶公慈卹內外孤嫠賴之獲濟先公而終孤刑部侍郎膺實惟家嗣敏材慎行而囂競不能入弟賡左補闕整整唯謹目爲令人有以見縣祚無窮也自昔負大名擁大望苟無其實必若負重而趨雖非有力者擠之亦當自蹶矣宣懿之際士類方

競其閒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崩崩當世止有數賢皆
退可革天下之澆風進可荷天下之大任歿則金石之
綴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之下必得其人
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詔追洛拜公牀下明日
繼謁蒙手授以詩且有釋氏多言宿分深之句瞪視不
言若屬意于紀述默至感悟誓竭菲才況業履謨庸三
紀備熟雖有文酋之工亦莫能詳悉然則刊爾信實門
人焉得爲讓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于誼馳及厥裔亦魁四履紉絕扶微益
延世祀戰國橫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大忠黃門
魁偉州黨所宗逮我太師教義足繼出入允宜萬方廷

臺

五

萃珍貺曼委待公爲瑞秉文慎擇列曹驟歷乃訓百辟
國事洞疑王旅阻飢惟公是咨冠裳奕奕禮儀是則公
庸乃陟或道之亨孰喜孰戚華崇之趾吾老于此克躋
壽祉皆極報德照彼日星摩地載扁鑱石張銘濟我淑
貞勗爾後生

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臣伏念天人之慶靜則統和于天化動則保定於中興
莫不肇擁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微幽契亦申叶佐之
能內著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
登皇星樞誕聖八極杜斷鼇之表百靈趨駕象之塵信
謂元方猶勤政久至若錫戈祚土賜履專征止圖九合

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宮霸莫克任賢況頃者運屬履危時當戡難寓縣尚搖於決比蠅蚊方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劍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煙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家之御廡也厚恢周德寬富殷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奄八荒而同開壽域宏材構廈當扶不拔之基巖俗輕風盡仰昇平之化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濯征埽氛沴於靈旗碎餅罍于天斧文思緯俗廓貞觀之英圖神武定基符開元之大略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夙力以神謨駕昆彭而騁績克綏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三年月日首議陟明累宣恩詔以命河中節

臺

六

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河濱蓄寶閱閱資祥代濟賢豪業傳詩禮自標奇瑋難藏豹蔚之資本俟遭逢果振螭蟠之舉式膺妙簡允著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勸且自古英達致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爲先化則以人爲本雖或議參草昧名列循良集東觀之羣儒皆令贊像推南山之汗簡盡使書勳尙有閒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大易所謂窮神不行而速哲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率以身先用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友于兼備在闈庭而推謹處鄉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實師儒雷妨勇烈英公勛貴能事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行於人子也且移孝資忠自家

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傳命于置郵故亂離已前委寄
卽重效彰理劇誠著讓夷謀實最于西河榮遂臨于分
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僵仆如兵煙埃翳目公乃唱大
順揚義聲招輯逋逃撫循創痛誅榛雜梗漸闢樂郊撲
魅驅狸潛消沴氣檄馳東夏糧振西川四海搖心盡攝
鯨吞之勢重關天險獨當豕突之衝壯我金湯剖其牙
角實挫陷天之暴非徒捍境之勤大寇旣逃鄰封共慶
遽求罷任本切歸甯堅避成功益彰傑操是乃化已行
于人臣也且卹刑育物往哲至論于兵法之中亦叶道
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于危地爭先術用八門乃以生
門爲上物輕士重方保眾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雄名

臺

七

震敵忌唯在於殺降隆德傳家慶本延於慎獄公明微照
意在勝殘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狂妄自
挂網羅罪皆至於一身恩必加于百口神明洞感福祐
宜鍾是乃化已行于宰守也夫約已裕人招懷必信推
誠體國嫌釁自平公實電引且無猜沮每示坦夷之道
不行讒佞之言延納羈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惟
光泛愛皆周見賓延備禮耆英盡綴於詞林將
略求材劍戟自森于武庫況路當衝要時犒師徒使車
旁午于軍中將迎益至羽檄交馳于境上談笑忘疲志
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詔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飛章
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報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

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頒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繫賴是乃化已行于藩閩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驕期莫能勝弊儉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四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其感念則欲均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溢費上勤時貢下贍軍須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挾纊農商競勸役不奪時闕市薄征肆無滯貨利每推於近監惠豈計於傷廉靡尙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翫之華而城雉軍容足壯蕃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閩里也率是五者施于一方薰爲和氣屢致嘉祥故得疵癘

臺

八

不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無恥格征徭漸省俗賴權康貨殖殷繁井閭填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乘之威稜冠三河之富盛關防旦起雖候鳴雞徒侶宵行罕聞吠犬此蓋罔存小察唯總大綱用弘寬簡之規克贊雍熙之運景福九年正月上自將佐下逮緇黃五郡連屬四封耆艾其忻_○庇請建生祠牢釀累陳至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詣讓軍使特進思猷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闕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眾情丞相仁傑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留盛躅孰繼美談豈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

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
美利並荷豐功願申報德之誠別置標虔之所且公抗
衡右族著籍本州顯沂水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
曰下輝映關東前修則家牒流芳後嗣則卿材森列公
先君勳華早振政績頻彰已結義於鄉閭仍種恩於部
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況元昆頃鎮河潼遠推表則仲
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弟植性謙沖宣勞宿衛次子
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濟仁聲長子瓘故蒞平陽季
子瑤今爲慈牧並遵話誠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鐘鼎
笥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
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燠穴蓋虐求賢晉國

臺

九

乞盟始聞定難旣抗言而誓眾方攬涕以登車里巷相
權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遽臨致合境之允洽固本
朝之是衛況家豐光烈治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
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周室甫甫三畿則橫被隩區
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益壯日月猶新心膂連營蓄雷
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合膺異
渥宜其恢弘棟宇瞻奉威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
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
利久懷贊激竊聽謳謠奉眷獎於絲論素慚鴻筆圖嘉
庸於簡冊先琢貞珉方備編修敢辭紀述銘曰且公賦
貞符奉我誕命維唐跨轅三古牢籠萬方雲蒸日照實

